

編者的話 (二)：從《神學論集》換門面談起

按照《神學論集》的慣例，每七年半（30期）或每五年（20期）換一次封面及封底。所以，我們在一年前，第卅四卷第一期（131期）起，就換了一個全新的門面。如今四期所有圖案都已呈現給讀者了。

我們特選了國畫的花草圖案作底，四季各期分別以「春梅」、「夏蘭」、「秋菊」、「冬竹」作為基本的圖案，並以大篇幅「留白」的方式，給人大大的想像空間，象徵出宇宙萬物一體的意境。這是象徵我們希望：以中華傳統儒道精神，來詮釋基督救恩工程的神學意涵。這個希望在132期〈編者的話〉中已有所說明。

本期，編者更願回顧以往卅多個春秋歲月裡，《神學論集》的各個封面版本的時代意義。我們的封面及封底，總共有過五個版本¹，正好反映三十多年來各階段台灣內部政經、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實況、台灣海峽兩岸政經關係在世界情勢牽引下的演變，也展現台灣天主教會在神學教育，以及神學本位化上的努力成果。

第一版本期（1~30期；1969~1976）

從1969秋「創刊號」開始使用的第一個版本非常簡樸，

¹ 第一個版本：1969秋~1976冬（1~30期）；第二個版本：1977春~1981冬（31~50期）；第三個版本：1982春~1987冬（51~70期）；第四個版本：1988春~1994夏（71~100期）；第五個版本：1994秋~2001冬（101~130期）。

只以于斌校長親筆所題「神學論集」四字配上他的簽章，再附上期號阿拉伯數字，就成了這本雜誌的封面；封底則簡單標明 COLLECTANEA THEOLOGICA UNIVERSITATIS FUJEN 四個拉丁字及期號數字而已。

其實，當年台灣社會經濟尚未起飛，一般百姓的生活都還相當窮困，政治處在白色恐怖戒嚴期的高峰，學術研究沒有自由發揮的空間，可以說是個真正的文化沙漠。這樣樸素的封面封底，正與當時台灣所有的學術性刊物一樣，是時代的產物。

記得，當時筆者正是一個 21 歲的小男生，就讀於台中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四年級，由於參加了大學生組成的「聖母會」（後來改名「基督生活團」）與「神修小組」，因而前後幾年裡，有機會斷斷續續地接觸到鄭聖沖、朱勵德、周弘道、雷煥章……等神父。這幾位神父對於當時的台灣大學生（包括筆者）來說，正像處在基督信仰文化沙漠中的點點水泉，也因著他們的開導，而似懂非懂地對梵二大公會議的新神學思潮、德日進進化論式的信仰觀念、「基督中國化，中國基督化」、以中國人的思想方式介紹基督給中國人……等的論題，有著無限嚮往。

因而，筆者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上，翻閱到這本《神學論集》的創刊號，讀到其中羅光主教的〈卷頭語〉，提及他催促發行這本神學雜誌的目標在鼓勵研究「新神學」²；也讀到于斌主教的〈神學論集序〉，他鼓勵「本校神學院的教授們，該有『我更是中國人』的抱負，在本論集中，撰寫為中國學人能了解、能接受的神學篇章」³；還讀到該期編者在〈發刊詞〉中所發「用中文講神學，用中文寫神學」⁴的豪語。

² 請參閱：《神學論集》1 期（1969 秋），7~9 頁。

³ 同上，5 頁。

⁴ 同上，3 頁。

這些話深深感動著筆者，尤其該期所刊兩篇有關「原罪」的文章，有一個很得我心的結論⁵：

「中世紀的神學家給原罪下的定義，是根據天主白白賜給人類始祖亞當的特恩。特恩一開始就失去了，從此由始祖出生的世世代代自然便不再有這特恩。正像中古的封建制度中，侯爵因罪失去皇帝所賜的特恩一樣。今日的看法不同，全靠生理生育的遺產因此也不那麼重要了。」

這給了當時的我，對自己的信仰理性有了新思想模式的開端，這是對一個活在基督信仰文化沙漠中的口渴者，指出了一片有著活水的綠洲。卅四年以後的今天，筆者以《神學論集》後繼編者的身分做回顧，仍相信《神學論集》的發刊，也是給整個處在信仰文化沙漠中的台灣教會帶來有著活水的綠洲。

這個極為樸素的門面一直維持到1976年的第30期。在這七、八年之中，大陸共產政權歷經「文化大革命」的批孔，打倒破壞中華固有傳統文化；台灣的國民政府則相對地提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宣傳尊孔，台灣天主教會在于斌樞機的帶領下倡導「祭天敬祖」。

這段期間，《神學論集》的作者及編者們，不論個人或團體（以各屆神學研習會為例）所努力的方向，都是以介紹梵二新神學思潮為主，所寫「中國神學」的文章大都是在為古代傳統經典做基督信仰式的詮釋。

第二版本期（31~50期；1977~1981）

31期的封面改版，我們採取與當時台灣一般學術刊物同樣的政策，封面不再像先前的那麼陽春了。我們用了比較好的皺紋紙，而且在封面寫上當期主要文章的題目，這象徵台灣經濟

⁵ 同上，66頁。

開始起飛，學術刊物也必須面對競爭而開始注重包裝了。

1975 年左右，神學學術界出現 inculturation（本位化）的新詞彙，台灣教會及神學工作者也很快地參與並投入這一有意義的神學思潮之中。1976 及 1977 兩年的神學研習會，以「建設地方教會」及「傳揚福音與中國社會」為名⁶，開啓了台灣教會「教會本位化」的先鋒，在 1981 年秋季號的《神學論集》49 期「教會本位化專輯」的出刊達到高峰，使《神學論集》在這第二個封面版本期間所努力的方向，除了介紹梵二新神學思潮之外，還把重心放在「教會本位化」的議題上。第 50 期，張春申神父以〈當代教會思潮與「神論」五十期內容〉為題，替以上兩個階段做了一個小結。

第三及第四版本期（51~70，71~100 期；1982~1987，1988~1994）

1970 年代的台灣，由於十大建設而開始經濟起飛，政治上有了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補選而鬆動了「萬年國會」，而且「黨外」的勢力愈來愈大。整個台灣，多元化的腳步愈來愈大、愈來愈快。到了 1980 年代，經濟已經開始走向已開發國家之列，1990 年代經濟發展則趨向完成階段。

因此，由 1982 年的 51 期開始，封面不但採用上了光的高級銅版紙，而且特別找了藝術家設計圖案：第三版本是以十字架為主的靜態連續圖案，第四版本是以輔大神學院院徽為主的動態圖案。這使《神學論集》的門面有了獨自的特色。

這段 1980 及 1990 年代，梵二後新神學已初步成熟，整個教會需要加深、穩固、普及這一套新的詮釋信仰的思路，終於在 1992 年完成了新的《天主教教理》；加上中國（兩岸三地）政治情勢改變，社會、經濟、文化等也有了新形勢的發展，台

⁶ 請參閱：《神學論集》28 期（1976 夏）及 32 期（1977 夏）。

灣教會不只面對台灣本地牧靈需要的挑戰，更應負起「橋樑教會」的任務。以上兩個因素，促使輔大神學院師生，把教學及研究工作的重點，放在諸如《神學辭典》《空中神學》等的編寫，以及牧靈經驗的神學反省之上，尤其在以中國思想詮釋基督神學的論題上最值得一提。

首先，從這段期間先後十屆神學研習會的主題名稱，就可以看出牧靈經驗的神學反省確實是《神學論集》關懷的重心所在。

其次，這期間的《神學論集》，以中國思想詮釋基督神學的文章特別多，舉例如下：在**經典詮釋**方面的作品，有〈聖經及中國經典中的「更圓滿意義」〉（房志榮，51期）、〈試論基督徒詮釋中國經典的可能性：以《大學》為例〉（胡國楨，60期）等……；在**信理解釋**方面的作品，有〈中國人的氣論與神學上的幾個課題〉（張春申，53期）、〈道德經中有論天主聖三嗎？〉（區華勝，70期）、〈現代儒家思想與基督信仰的融會〉（羅光，76期）、〈由仁道之領域入基督的天國〉（雷敦蘇，92期）等……；在**倫理神學**方面，有〈基督徒規範、中國傳統規範與自然道德律〉（周克勤，72期）、〈人工避孕與天主教及儒家倫理〉（葉慶華，89期）等……；在**聖事禮儀神學**方面，有〈中國語文的象徵與禮儀〉（房志榮，68期）、〈從禮儀本位化看中國祭天與彌撒祭筵〉（周克勤，70期）；在**靈修神學**角度上，有〈基督徒的分辨神類與中國人的「涵養」與「省察」〉（胡國楨，55期）、〈中國靈修七講〉（張春申，58~65期）、〈從創造的角度看孔子的精神〉（羅麥瑞，75~76期）等……。

作為「橋樑教會」一份子的《神學論集》，也偶而出現相關的題目：例如〈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疑慮和憂患〉（朱蒙泉，86期）、〈安徽省天主教傳教史〉（楊堤，99期）。

第五版本期（101~130 期；1994~2001）

1988 年，輔大宗教學研究所碩士班正式成立，1994 年宗教學系增設學士班奉教育部核准。《神學論集》第五個封面版本期間台灣宗教學術氣氛開始轉型。當代宗教現象學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的影響，在神學教學及研究上愈來愈明顯，《神學論集》的文章也不例外。101 期的〈由聖事行動角度給宗教現象作歷史素描〉（何麗霞）及〈教會聖事行動各種類型變遷的歷史沿革〉（胡國楨）是這類作品的例子。

由 21、22、23 屆神學研習會的主題「基督徒的生態觀」、「女性神學」、「教友職務」，可知這段期間《神學論集》注重在時代課題上，尤其 24、25、26 屆神學研習會主題「耶穌基督」、「基督信仰中的天主聖神」、「基督信仰中的天父」，更是配合響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第三個千年將臨之際》的呼籲，把主曆二千年之前的三年，奉獻給天主聖三，而於「1997 基督年」、「1998 聖神年」、「1999 聖父年」做的神學反省。

第六版本期的期許（131~150 期；2001~2006）

我們以「春梅」、「夏蘭」、「秋菊」、「冬竹」作為封面的基本圖案，就是希望藉著這套新的封面，表明我們繼續自我期許的發展方向，就是要把救恩史上發生的天人關係，以更多中國人所慣用的象徵語言呈現出來，來幫助以華語模式思考人生問題的讀者們，有機會真實地從時代上的多面向、多角度來體悟天主的救恩工程，耶穌基督以逾越奧蹟所彰顯的天主愛情正是這救恩工程的高峰。